



07155

弘藝卷之二十七

論

四政論

論曰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爲政之大目也愚嘗深思之矣非曰已得其說而私竊有志焉夫爲封建之說者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非之者曰封建也者帝王所以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一矛一盾迄無定說何也蓋不詳其始故無以極其終也蓋不觀古人封建與後世之封建者乎其所以大封者何人建邦者又何人也非神明之胄則蓋世之勳其澤及於天下其德傳於後嗣非苟焉饜食於

弘藝錄卷二十七

一

一方一國者是故如稷之封於有郃時無禹則天下且授焉者矣又如周公之封於魯召公之封於燕時無成王則天下且君焉者矣而况一國乎故其子孫人皆習安之遠者千餘載而近者亦數百年無絕焉者自秦廢封建漢興亦嘗懲其孤立而事之矣非狗功之賤則庶孽之微自其偃然君臨天下者已不過一匹夫耳况其下者乎是以不旋踵而同于齊民然則雖封猶不封也後世因之徒知歸罪於秦而不知世無功德則不足以建犬牙之宗而適足以啟爭怨之端何則孔子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夫五伯之時三代公天下之道滅熄久矣仲亦不過尺寸之功而人遽心服之亡其所有終其身而無憾

惟此意則後世封建亦無不可行者使誠有功如稷契親如周召者裂土而封之分天下爲千八百國如賈山所言可也第諸侯爲五等而分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如孟子所言亦可也苟不窮其端不訊其本遽非聖人以爲必不可行不通其變不酌其宜決破人言以爲是必可行皆有所不達也若夫井田之不復雖以封建之無章肉刑之盡廢皆以後世之易犯揆厥所由蓋教化之不明故也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夫民志之定非學不能而其日用飲食何足以爲上爲德也然後知三代之時上焉而爲君下焉而爲民以至爲公卿大夫農工商賈者皆非後世比也此所以事必可成政必可舉而無跋前疐後之患夫豈無其道哉其所以爲君者道學素明建中立極曰存心於天下未聞存心於富貴也曰加志於窮民未聞加志於逸慾也曰茅茨不翦土階三尺而未聞瓊宮瑤臺也曰自朝至於日昃不遑暇食而未聞流連荒亡也是以什一而稅九一而助下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又有以補其不足助其不給嗚呼何幸而生於三代之前而親見聖人仁民之恩也何不幸而生於三代之後不能親見其仁而徒議其迹也而又不觀其時不達其變嗚嗚於百畝七十畝五十畝之制孜孜於溝洫塗澮之說噫抑末矣古之人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自天子以至庶人一也少而不爲之

加壯而不爲之倦老而不爲之損不見所可欲而侈心不生也不見所可貪而利心不生也其爲士者曰勞而後食考德而後爵而榮身肥家之計不與焉其爲民者曰勤而後獲食人以爲職而欲富求貪之心不與焉其分素明而志預定也是以上焉者祿食代耕之外不爲獵取不爲漁奪焉下焉者仰事俯畜之外不爲淫佚不爲壟斷焉田既有定法歸於一數世由之而不變也自夫後世教化之不明也利慾之蝕人心而不革也今必欲人盡爲農家盡百畝三十而受田六十而歸田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此豈可得哉何以言之四民農居其次凡士皆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故夫異日揚眉吐氣於朝者卽其沾體塗

弘藝錄卷二十七

三

足於野者也而今果有野處不匿如管子所言者乎鄙略粗疎無所名狀自諉於村氓俗子而人皆賤陋之矣至於爲工商者操奇贏之術牟四方之利譎於口算心計羞於手胼足胝而必欲抑之其勢必至於睥睨睚眦此人盡爲農之難也古者百畝之田上農夫而下所食纔可五人而又歲時往來死喪疾病取足其中非如良士之蹶蹶則不得也而今果有如唐風所歌者乎嗇於手足之功而豐於口腹之欲習於虛夸之事而昧於上下之分必欲高其宮侈其飾大其輿馬珍其物貨其勢不至於兼并僭竊何從有乎此欲家盡百畝之難也古之建官見於周禮可攷者自司徒以下所謂鄉老州長黨正族師以至遂人司稼之

屬專以農事爲職者也而今之令丞果其職乎日事鞭敲
理訟獄奔走迎送殆無休暇必欲使之辯老壯之分制收
受之宜此年已十六矣彼年亦三十矣此又年六十當歸
七十當養矣出納紛紜審量無據其勢必至於任胥吏累
簿書戶括而人覈蓋有不勝其弊者且民不古若習於奸
欺必匿其年齒損其戶數或未三十而冒取過六十而不
還者有矣抑有當受而不受不當歸而奪之者有矣欲其
均平得乎古者君民一體上以是施下以是報詩曰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此何等氣象也後世食公田者無功德在
人而且奪取其私耕私田者不冀怙其上而且必後其公
故春秋書初稅畝譏宣公無恩信而民莫肯盡力於公田

弘藝錄卷二十七

四

也而况於今乎徒見隔疆場而分爾汝越邱隴而爭毫毛
紛紛擾擾其勢必至於獄訟蕃多而爭奪不息何在其爲
徹而通乎論者不察諸此徒以抑奪富人之田爲難不知
田可奪而心不可奪也又以開廢之餘溝塗難立不知功
可立而信不可立也又以山林限隔經界難正不知豪強
者多雖正而終莫能正也抑又以立國之初土曠人稀可
舉而就不知大亂之後人心澆漓欲舉而難卒舉也然則
如之何而可哉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又曰如有王
者必世而後仁誠使爲人君者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心爲
心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民爲民躬行於上導民於下必使
禮達而分定民淳而俗易如是數十年之後教化浹於人

心富者不貪其有而可分其餘貧者不患其無而可均其有兼并者革而無竊取陰據之姦貪污者去而無欺隱漏冒之弊此則驅之而不爲暴奪之而不爲虐限之而不爲過而後方議畫野正經分田制祿溝洫川澮有章也隄塗道路有別也井邑邱甸有等也刑可措也道可至也乾坤可造也其亦庶乎無遺議也

王曰禮樂論舜世百金而又平其禮樂而滅諸其

有措於躬從而辯之翼如也斯禮乎曰未也至禮無形有觸於耳從而聽之鏗如也斯樂乎曰未也至樂無聲旣無形亦無聲安在其爲禮樂乎曰斯其所以爲禮樂也禮樂也者聖人不得已而制作焉者也人徒見夫上天澤有履之象也而謂聖人在上必制禮以辨物人徒見夫雷出地奮有豫之象也而謂聖人御極必作樂以崇德噫抑孰知其不得已之故哉古之時其民臥則哇哇起則吁吁視今之揖讓進退何如也然而親疎以得上下以宜主不虛王臣不虛貴後世可企而及乎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無聲視今之高下抑揚何如也然而至和氤氳羣生安樂鳳凰巢阿麒麟在郊後世可比而同乎不惟不能及之苟得無過焉斯亦已矣不惟不能同之苟得無乖焉斯亦已矣惟其不能不過而乖也聖人故不得忽然而忘情焉何也蓋民生有欲不有以體之孰從而理之不有以樂之孰從而合之夫聖人之所爲理之者非爲其行之無節而憂

其太濶之易濶也非爲其施之無文而憂其太樸之易散也其所以合之者非以其情之闇而憂其性之離也非以其聲之鬱而憂其心之乖也不然聖人豈故爲是以聚訟於後世哉今觀其說者曰必屈而躬偃僂而容禁而手足之舞蹈以爲禮在是矣此則童蒙之習亦可爲也何以儒宗講師猶未明哉又其說者曰必累而黍正而尺量求而器數聲容之間以爲樂在是矣此則工匠之事所可究也何以賢人君子猶未學哉夫禮者敬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曷爲敬敬者民之衷也曷爲和和者性之天也古之時非不言敬也夫人而無不敬也亦非不言和也夫人而無不和也故曰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奈之何人不皆聖人

也安知其末流不至於縱欲敗度輕生敗倫乎是故相臨而爲君臣可以無間矣然易至於僭而無統也爲之堂陛以限之拘而少恩也爲之燕饗以通之此和敬之道可行於國也相親而爲父子可以無間矣然易至於瀆而不敬也爲之定省以勞之混而不愛也爲之宗禱以屬之此和敬之道可行於家也相合而爲夫婦可以無間矣然易至於狎而昵也故辯其內外之分乖而離也故重其偕老之盟此和敬之道可行於近也相交而爲朋友可以無間矣然易至於久而衰也故嚴其四時之享疎而棄也故謹其千里之聘此和敬之道可行於遠也由家以至於國由近以至於遠莫非至敬之充塞至和之流通焉於是乎措之

於躬加以節文度數之詳則穆穆之容達於有本而神祇無不格矣宣之於樂合以五音六律之正則喤喤之聲感於無始而鳥獸莫不馴矣故曰大禮與天地同序大樂與天地同和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嗚呼盡之矣後之欲復古禮欲變今樂有志於至治者胡可以他求哉舉斯說而用之其道可幾矣

人而鬼神論

垂象之謂天質而凝之之謂地形焉色焉聲氣焉之謂人至於鬼神而獨不見不聞豈其於是三者若不相關乎曰非也鬼神也者貫於物之終開夫物之始而行於物之內者也有實理無定位有成功無成名有專性無專氣是故

弘藝錄卷二十七

七

無形聲也夫指天而謂之曰鬼神者以其照臨之德也鼓之潤之生成之不可測也烏有所謂冕而裳垂旒而皇者哉指地而謂之曰鬼神者以其長養之恩也天者喬者秀而實者之無窮已也烏有所謂副而笄后而天齊者哉指人而謂之曰鬼神者亦以其位育之功也其仁覆於天下道傳於後世而無疆也烏有魂既升而復有所謂形魄既降而復有所謂氣者哉蓋神者伸也凡氣之至而向於有者皆可謂之神而其實則物也神何有焉鬼者歸也凡氣之返而向於無者皆可謂之鬼而其實亦物也鬼何有焉大抵天下無一物而非誠則無一物而非鬼神無一事而非理則無一事而非鬼神實理者太極也太極不能無動

其動也不能不發而遂亦不能無靜其靜也不能不斂而閉惟於地也亦然氣至則不能不滋而生氣返則不能不散而覆惟於人也亦然妙合而凝不能以無形遊魂爲變不能以無化其氣機之流行運動莫非自然而無毫髮之勉強造作焉是故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往來不同時屈伸不同位而鬼神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無聲無臭而往來屈伸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又何陰陽鬼神之可辨哉或曰鬼神之爲德信其至矣然今亦有望之熒熒卽之啾啾窺戶而眇舉火而幽依形而語取物而投與夫震之而書於其背惡之而滅於其躬諂之而有福疎之而致禍者皆非歟曰非也凡天地不正之氣非怪則妖非民之自殃則物之反常故凡有孽於家有蓄於民皆厲氣之所鍾也惟附於鬼神而非所謂鬼神也吾儒之所不講也不然何以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人而不語神

卜筮論

或問曰易也者主於卜筮而設乎曰然曰揲之劫之歸奇掛一斯吉凶無不得乎曰否有君子之德則可無君子之德則瀆矣瀆則不告也不告安在其爲易乎曰易者聖人之道也試以乾之義言之初潛也次二見也三曰惕四曰躍五飛龍在天上亢龍有悔聖人之道惟其時而已矣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修於己者確乎不可拔矣其見於世不驕不憂矣乘時而

出足爲物之快覩而又不爲過矣從而稽之告以當潛而潛當見而見厲而無咎也高而不危也非神之諄諄也在已者相孚應也後世不知聖人尙詞觀變之道當潛而不潛不當見而見固已無諸已矣而徒取辨於神以爲可信焉噫則惑矣且古之所謂決狐疑定猶豫者與後世異古之人一行之不得一事之不達必求所以自善之道故得其吉又恐其向於凶也而爲善不替得其凶必欲其趨於吉也而去惡不吝是故吉凶者占決之辭也悔吝者修爲之象也後世以其妄意欲速之心託之於神以騁其私焉故得其吉則必欣然而喜躍然而奮得其凶則必楞焉而失沮焉而喪此果何益哉蓋常觀之高宗嘗筮於鬼方矣

弘藝錄卷二十七

九

克之不得篤於內修而外攘而非求以自騁也文王嘗筮於羸里矣畜之未極益務內文明而外柔順而非徒以速禍也矧夫變化不同用各殊異如坤之黃裳一也在君子則爲元吉在南蒯則爲大凶如隨之元亨一也在聖人以爲無咎在穆姜以爲有咎今必欲執其辭泥其占狎侮聖言顛倒法象其不成欺於僂句挾詐於鬼神也者幾希矣大抵易也者可以占順而不可以占險可以決忠信之事而不可以決意妄之事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故曰有君子之德則可無君子之德則瀆也學者可忽於自修之實而取信難知之辭哉曰若今之術其占決多應也可用之乎曰小數也至淺至末之言也非惟不可用亦且不必

用也故事在不卜
論曰余讀管子書至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未嘗不三復嘆其知言哉夫禮也者立也義也者宜也廉也者限也恥也者止也謂之立則一毫不可仆謂之宜則一毫不可乖謂之限則一毫不可犯謂之止則一毫不可踰四者人與物霄壤而懸絕者也是故鳥獸遇強而肉遇弱而食遇角而窒遇蹶而蹶莫不甘心焉是不立也無親疎之戚無種類之別無次第之分無善惡之等是不宜也繫之而不引穿之而不知醢之而不怨哇之而不厭是無限也喜而囂囂然怒而踳踳然乳而煦煦然羣而奔奔然是無止也惟無

弘藝錄卷二十七

十

是四者是以羣聚而不爲之多離居而不爲之少增之百千萬不以爲有損之百千萬不以爲無嗚呼可以人而不如物乎人爲萬物之靈而心也者又其至靈者也是故所立者正位所行者大道所守者廉隅所遠者愧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曾一毫顛仆乎可殺而不可辱可死而不可奪曾一毫乖戾乎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曾一毫甘犯乎噉爾而與之乞人弗屑蹴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曾一毫無止乎此所以配天地而爲三而國家賴之天下須之若使人而鳥獸焉鳥獸而已耳又安能國乎安能不滅亡乎愚故曰管子其知言哉然則孟子羞稱之者爲何曰羞之者爲其不以身先之也不然急功

利喜誇詐者果何人哉不然居今之世反古之道又將何所不至哉謹論

心有所忿懣論

論曰有動于中從而達之斯奮乎未也有激于中從而遏之斯已乎未也達則徐而無形遏則急而有物斯怒之所由起乎心之動未常息也非心之動也情有所不勝也亦非情之勝也物有所屢交也是故於君臣而安其敬達矣於父子而安其孝夫婦長幼朋友而安其別序信達矣達則無所畱於中欲其情之勃然得乎苟於君臣而遏之使不得伸父子而恩不得遂夫婦長幼朋友而無以用其情焉則其心能遽已乎不已則愈久而愈發愈隱而愈彰矣

弘藝錄卷二十七

七

何者天無怒也陰與陽交陽與陰交從所不勝則搏而爲患雷霆霜雪風雨驟至天之心始有所乖戾矣惟水亦然隱隄曲防震撼衝激使不得遂則潰而爲患滔天覆溺濫觴不已水之性始有所變易矣惟物亦然束縛拘急執熱在內使不得洩則爆而爲患聲震林麓氣遏千夫而物之理始有所逕庭矣惟人亦然漢宣帝不勝驂乘之逼而覆宗之禍基隋文帝不勝東宮之譖而奪嫡之謀肇呂后不勝戚姬之寵而人彘之慘與唐太宗不勝建成之謀而推刃之惡著王欽若不勝目送之禮而孤注之說行蓋忿懣發於至微而其終至於不可救藥善爲天下國家者惟潛消而默化之使渾然無跡而各有和平之福也豈非大幸

大幸者哉謹論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論而亦不取之戲論孟子曰論曰大學一書至深鉅矣獨於好惡之間而憐憐焉何耶蓋心無則也以運而爲則亦無物也以用而爲物譬若丸之在空循環無端珠之在盤轉移不息衡之御物低昂屢變遵乎此則違乎彼循乎彼則失乎此不可以爲定也觀夫中夜寢息之時不有知覺運動雖以蹠之徒未常呻援未常歆羨焉及乎一交於物雖期月之童亦必有所取舍必有所愛惡嗚呼可畏哉矧以物交物必有所投方其未投之先百計以窺之千方以伺之譬如睨丸而未離其手探珠而未入其懷測衡而未試其輕重也及其投之而中

弘藝錄卷二十七

三

則彼之轉移運動皆在我矣是故親不必於父子而父子未必親愛不必於骨肉而骨肉未必愛畏不必於天命而天命未必畏哀不必於煢獨而煢獨未必哀傲不必於愚賤而愚賤未必傲惟吾之指使而已不然林甫何親太子何疎輔國何親上皇何疎安石何親天變何疎一牛何親百姓何疎恭顯何親師保何疎皆所謂辟者也夫辟則不中矣不中則不和矣是故匪但殺子也而且誨叛焉匪但棄父也而且保奸焉匪但不畏天也而且亂法焉匪但不憂百姓也而且後災焉匪但不親師傳也而且基禍焉豈非效之明徵之大者歟抑於此而有不煩之道焉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

達善爲其君者及其幼沖之時蒙養之習引其善端不使
挫折充其所欲不使搖奪庶幾不陷於一偏而臨大事處
大變不至大有間矣謹論

弘藝錄卷二十七

三



弘藝錄卷之二十七終

弘藝錄卷之二十八

仁和邵經邦弘齋撰

祭文

祭先祖守恆處士文

嗚呼我祖之永棄歲月已十易矣何日不思何言不悲此獨何期而可節哀嗚呼哀哉竊嘗念世之人無不愛其子若孫者而所以愛之者非一或貽以金帛田宅或貽以世祿勳榮富貴之而不教卒亦未免驕惰淫逸雖曰愛之實則害之是故求如蘇老與龐公者幾何人哉嗚呼若吾祖者可以法矣方其幼也養之以正令不惰其志及其長也驅之于善令不入于邪蓋自余始生之二年也曰兒當光

弘藝錄卷二十八

一

大我門戶慎愛之取以自撫晝置于懷夜摩其腹節我飲食戒我裳衣口不停誦於蒙訓之言足不縱馳於賈術之墟若此者凡五年始出就傅詩書必計程而課之字畫必坐對而正之家庭之間宛然師友之益也若此者又六年迺命于我父而卒業焉凡余有一字之得必呈而視之輒喜不寐曰人腹中有良田千頃吾得爾諸孫良田無算矣時值祝融煽虐家無遺燼而祖壽亦古稀則又曰人生豈得滿百觀諸大聖亦止于斯余何人哉今兒及時勉學余亡兒卽荒矣嗚呼孰意我祖之言其卒驗耶迺貽我終天之恨而不及致涓涯之報既卒之四年得備餼廩之數又六年乃與計偕之名言念我祖已無及矣徒使衷心如割

涕泗不支而我祖之恩何日可忘之耶蓋其愛我也深故其教我也切教我切故雖無金帛田宅世祿動庸之貽而使我不惰其四肢不役其身心能自列於章縫之末者是果誰之力耶父兮生之母兮鞠之而有祖以成之吾之幸莫大矣所可恨者吾父以誠篤之學既有以承祖之德以成乎我而卒罹白眼之困祖其知之耶陰而有知其卒相之以還厥舊耶抑伸于我而膺後寵耶孫之於祖一氣而分冥冥之中應有所感何不形之夢寐以破迷途之惑耶去年經濟補邑庠今年叨廩祿漸有名稱獨經世不終厥業回思誨言益增慨悼嗚呼使天假吾祖以數年之期何獨吾二孫之成耶所深願者吾祖生旣愛之歿復相之使某等不惑于理不迷于事克成爲子爲臣之道以無愧迺祖而益光其德則吾祖雖沒而不沒某雖無祖而有祖也尙復何憾哉

祭汪太常先生文

嗚呼古所稱鄉先生者其懋昭遺範垂則有六而爵位不與焉烈競當時則先生膏施再世則先生執禮無犯則先生狷介可貞則先生典訓來學則先生汲引未達則先生是故烈競當時忠矣膏施再世惠矣執禮無犯廉矣狷介可貞節矣苟非典訓來學汲引未達四者孤乎哉余之事先生也始於京師其憤未發也途人而已耳及其仕也而狂簡之性梗可緒見故筮事之日先生及門而告曰余自

爲職方而門下太僕及今奉常四遷爾矣篤業故職勤勞
故遷不可不勗已余拜而受之居暮余以事方貴戚先生
不以爲辜奮然與之而余監權之議定矣迺託懇辭於先
生先生以余之辭爲理再辭爲確諷言颺言及終不得而
辭也命之曰毋憤毋仆毋汜毋纖不裁我言嗚呼斯言也
愛之深而言之切者歟余佩而思復也比及竣事而先生
逝矣嗚呼茲非可謂之鄉先生歟蓋典訓之謂義汲引之
謂仁沒而不沒其此之謂乎今余以先生之言告于余弟
經濟一官之守一言之責苟契於先生先生之仁義永乎
不永乎故人貴有以善其身而後有以及於人不及於人
者不善其身者也今先生忠滿簡牘澤滿本兵節滿搢紳

弘藝錄卷二十八

三

史書之曠砥之無憾矣獨思所以復先生者而告於先生
紼纒在左輜車在右言當終勗以祈永祐

祭梅窗朱大尹文

嗚呼今天下同志之士名爲世講者其憂之必恤喪之必
問禮也禮者常也常則無深怪也胡爲乎先生之喪而獨
戚我同年耶始先生之訃臨也鄉人傳之眾皆疑之適先
皇帝尅日而進士焉吾浙之舉者雖某人而先生之世
澤駿厚故望於伯仲者恆切交慰之曰時不可失也矧檄
焉未至夫誰信之則辭曰喪不可久也矧方寸亂矣寧失
尤幸也旣而家走並至試事亦暫停而二難之至孝益彰
焉又相與嘆曰天乎果有知乎今天子聖德龍飛吾儕首

際登庸之會胡不假先生期月之壽使及見郊禘之升乎
果無知乎先生鍾兩間獨秀之氣遺一身不盡之澤未及
世也而甲第綿續顯於子非伸於先生乎甫杖乞休優游
泉石一樂也拜天子封章二樂也卽不幸子歸而及含哭
而及斂三樂也棄三樂而不與此吾所以爲同年之戚也
先生學聞於廷則有實錄之筆名薦于公則有文衡之柄
政敷于遠則有蜀江之績義高于鄉則有同爨之恩是必
有名筆誌之者某等忝通家之末故以同年之情告于先
生儀禮在左神明在右我迹雖遠我心孔邇靈其鑒之

祭布衣陳先生翠渠周先生文

陳名真晟周名瑛

嗚呼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斯言豈不信哉夫漳之

弘藝錄卷二十八

四

有土與雷崖潮惠等耳未若鎮海之濱天際海會無咫尺
之隔絕地窮陬又非要荒之比外是則島夸倭寇之所居
與夫魍魅魍魎之所處豈復有生齒乎哉雖然天地之道
常存而不息生人之理雖絕而未墜是以蕞爾之區彌信
不孤之德自余之始遷於茲也日惟因其可親者而宗之
曰五谿豐氏繼而五谿以所仰二人告余曰布衣陳氏曰
翠渠周氏夫翠渠吾聞其名矣未見其人也布衣吾得其
言矣未考其籍也迺今登鄉哲之祠而論若人之世然後
喟然嘆曰二公其庶幾古之忠信者哉夫不欺之謂忠以
實之謂信由今之道不過曰篤實之人耳然而所以無妄
而爲誠無適而爲敬舉由是哉是故布衣之踐履在於敬

者也。翠渠之存心在於實者也。敬故自壯至老而無怠惰放肆之行。實故自始至終而無苟且偷薄之風。其發之於議論措之於事業。誠有不可掩者也。然而吾夫子又曰：不如邱之好學。則二公之所造。豈真能充其學問之功哉。夫美大聖神樂正子且猶下之。若二公者。謂之善信之。十斷斷乎其無忝也。祠肇創於五谿。豐公徹其餼而營之。越五稔。余小子始附位而奠焉。神其不沒。尙鑒於斯。

祭劉愛禮先生文

名駟

嗚呼韓愈氏有云。事有曠百世而相感。今先生與余生則同代歿。不異朝。矧當世之所希。夫安得而不唏噓歎息於先生哉。先生當勝國之季。有明之初。始則不卑小官。故試

弘藝錄卷二十八

五

吏而不顧。繼而進不隱賢。故直言而不恤。蓋先生之所存者道也。其所值者人也。人固有可否之殊。道則無貶損之異。故其屈已誣服。明夸遠遁。惟求其是而已。及夫上心開悟。明詔四出。吾之道可以伸矣。而乃遜于播州。夫有司之職。以迎合爲忠。而不以匪躬爲念。以承順爲敬。而不以正大爲公。大抵然也。先生何獨不亮之哉。此余之不可解者一也。至於東身歸朝。致命天子。苟罪無可原。死猶未暮。尤不當爲匹夫匹婦之行。先生詎肯甘心哉。此余之不可解者二也。慎翁旣歿。以朝廷浩蕩之恩。必能追報其往。蓋不幸而不得悅親致養。或幸而可免於不孝。無後先生安忍忽之哉。此余之不可解者三也。豈先生之學有見於進退

取與之間而無變於血氣用事之習致使吾儒勿忘勿助之功直養無害之意窒乏而不伸又不能不致恨於先生也雖然夸亡惠存其用心各異苟未得孔子而學焉亦安可議人之全耶故鄉伊邇靈爽斯存跼天躋地惟先生知之

鎮海衛鄉賢祠奠安五谿豐先生神位文

嗚呼趙鼎有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今海濱之州漳與潮地相聯比潮所以名於古今者以有昌黎在焉安知他日之漳不與今日之潮埒乎嗚呼惟先生當全盛之朝居清要之任而乃自遜頑膚避居几几凡十有四年至於體全歸化忽忽如鶩又十有三年其視昌黎在潮不啻久矣而布衣陳先生翠渠周先生前修媿美神主克配得請於近菴桂先生某等共該衛通學不腆菲儀告

弘藝錄卷二十八

六

于先生維靈安此海隅百千萬世永永無斁

先是嘉靖丁酉先生沒於

福州西門薛氏之居余為躬撫其殯凡百附於棺附於身者一親檢至十指以已所需白綿裹之為之飯含覆面諸弔哭者躬為答禮既畢大巡李公溪與三司陸石樓曹漫山徐松峯議相地建祠唐李祠不孝子坊反有違言誣謗爭財遂不果建已酉鎮海衛儒生陳德者民涂時濟等呈稱本衛雖濱海壤名賢不乏若前修布衣陳先生翠渠周先生生長於斯卓有樹立以為後賢之瞻依一方一區題曰二賢祠有靜峯張先生岳碑記見存切詳建祠姓豐氏名熙字原洽號五溪又號一齋原籍浙江鄞縣人弘治己未進士及第釋褐翰林編修歷任有年中間若典較文衡侍講經筵預修國史制命諸書十四年奄謝以人進至於學士後因公事謫戍海邦一十四年奄謝以人經一十三載思古人凡流寓一方尚難捐棄似此人材明注謹籍比之流寓不同生既匪躬於王事死當不朽於一方宜與陳周二先生合祀更定祠額庶幾心公論正可以

激勵風俗闡揚遺文吾道增重矣○漳南道僉事桂批看
得五谿豐公責成海隅士林稱望居身清介恆嚴沈晦之
心執義優游益篤靖恭之節遇人忠孝爲勸講學聖賢
賢爲徒使天假年終見唐介之召顧鄉有教皆知王烈之
居是宜該衛與師生嚮風而尚賢表里不可忘其迹也既
虛祠位是在斯文賢勿徒限於三人有私淑於後擇于本
年四月躬詣本衛安
妥神靈屬某作此文

祭戶部主事周蹟山先生文

嗚呼士有契誼同而遭際異者君子不能無感焉龍逢比
干死伯夷叔齊不死屈原伍子胥死賈誼汲黯不死蓋寬
饒張蘊古死朱雲魏徵不死陳東歐陽徹死鄭俠呂祖儉
不死其死者固以求仁其生者非以有身死者知歷千萬
世而不顧生者又豈知千萬世而顧之哉不得已也自夫
幼而所稟壯而所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及乎事觸于前

弘藝錄卷二十八

七

情激于衷又非尋常偶然之可比擬要其本心必欲俾天
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有非立言莫能達者而千萬世
之君德臣道不至泯沒淪胥亦以斯言存焉至於成敗利
鈍是非榮辱豈不能預料而逆觀之蓋已漠然無所動于
其中矣故人口出位而不知勃然之發不由出位而可遏
又曰無攸係而不知奮然之色不因無攸係而可已又曰
年茂乏嗣且貧且窶而不知非貧非茂無由勇決此其所
以達官要路反有不暇而僅僅一命之所優爲也愚與先
生異時同跡異氣同心先生之死如歸而愚之生也可樂
苟有一毫覬覦之心誓爲萬世汙辱此愚自謫戍以來廿
有餘年曾無一息之較計付得喪利害於不聞置跋涉奔

走於度外然而連獲弱息實乃天幸特以先生上遺壽親下遺弱室煢煢之息孤子無聊此不獨愚之所悲百千萬人之所共悲百千萬世之所痛惜凡際天窮地之恨孰有加於此者哉雖然彼龍逢屈原之徒至今永永無斃先生與之並存於天壤間亦綿綿不絕此其可慰於九原者先生有知其以愚言爲必信乎嗚呼哀哉

祭葉北山先生文

嗚呼晉江有周蹟山者以論救楊伯修侍御而死愚於嘉靖癸未亦以論救先生時大司空安福趙公西蜀童公上虞陳公聞之皆喑愕至吐舌相語幸荷主德方隆一意於其愚昧祇於罰俸一月次年甲申張璵桂萼始進邪說杖

弘藝錄卷二十八

八

責以後漸有死者至己丑愚復不戒重進瞽言又幸偶值乾清宮東七所之災生戎海隅斯是二者實出望外可見聖慈不主於一特以二臣罪通于天此愚大義與之滅絕至己酉之夏復過泉城先生已歸九泉感時卽事僥倖不淺與先生皆所目擊衷藏因以語於幽冥惟先生諒之

祭雷鵬山先生文

維靈慧敏夙成介拔特立神清若錢澹成凡有目所共仰奚翅華山隱者而後知榦濟若寇平仲凡有識所同然亦不待澶淵功成而後見也所恨天道無知造物見忌得壽五十二有子若而人其視錢寇二公又相迴隔昨觀春元復之貌克肖尊翁而修顛過之凌霄聳壑異日必爲巨棟

先生雖歸九原其樂可知某以罪戾昔過仙鄉修踰廿載
瞻戀英靈無緣復覲聊具觴奠靈其鑒之
嗚呼婚姻之戚死生之分也交遊之契世講之悰也里閭
之同妯娌之風也登是三誼者鮮焉孺人以貞順婉懿之
容柔從安止之德旨蓄劬勞之行嗣徽相內之猷許氏蓋
有光焉始與吾安人楊氏修榛栗之儀執鍼管之敬後先
廟見相繼震振而吾父之與竹厓方崇麗澤之益同臭蘭
之芳彼一時也及乎效伊綸之義締穠矣之盟賢俊登於
宦達家道侈於崢嶸享花封之榮祿擅小君之寵名謁孟
光之歡娛得向平之樂事此一時也復與吾安人先後而
逝是以興哀轉痛聞訃愈惶言切於衷事奚由已蓋於孺
人之道比之坤地成功則藏固無與矣獨念夫生者朝夕
之無歡祀享之無助歲時之無主男女之無依享而不盡
之心報而不償之意瞻而不見之形食而不聞之嘆何時
已耶牢醴在庭欸誠在念靈輒將別以將其奠

祭江松月親家文

維靈間氣殊精託胚貴胤仰摩穹宿俯賁方鎮粵昔兩江
逆孽間生撫矣全浙不震不驚揆厥慶由于城攸主斯是
德勳豈云小補朝有聞譽鄉有推評期叅勳閔以赫厥靈
公心攸攸崇真慕道勇退急流從吾所好光啟嗣賢丕華
閭胄世顯其猷若堂斯構番番我公叅悟益堅返玉還珍

松高月圓天愛其寶物秘其英轉化如輪嶽孕星晶公之
夙緣此生未斷尙結世因三生行滿獨遺弱息嫋嫋八齡
天乎曷依倫理攸經公切憂恫實非殉已念此深情幽冥
苟已鬱鬱佳城迢迢旆旌返神歸室洋洋若生有酒在樽
有殽在俎余愛素叨余誠曷拒目仰遺容心憶平生木石
無知有淚斯傾嗚呼哀哉

弘藝錄卷二十八

十

弘藝錄卷之二十八終
其英轉化如輪嶽孕星晶公之
夙緣此生未斷尙結世因三生行滿獨遺弱息嫋嫋八齡
天乎曷依倫理攸經公切憂恫實非殉已念此深情幽冥
苟已鬱鬱佳城迢迢旆旌返神歸室洋洋若生有酒在樽
有殽在俎余愛素叨余誠曷拒目仰遺容心憶平生木石
無知有淚斯傾嗚呼哀哉

弘藝錄卷之二十九

仁和邵經邦弘齋撰

雜文百篇也字義發示一畫天也二畫地也三畫人

福卦

余觀洪範五福壽為之先周詩萬年福為之主是

知從古以來人所願欲同此覆載則同此慶幸也

矧當聖人在上為之臣子者曷勝仰祝哉作福壽

二卦之端與世所書為美也

榕江林子曰時邵弘齋居潛於閩嘗舉張橫渠富

貴福澤厚吾之生貧賤憂戚玉汝于成之言欲廣

其義余未有以復也一日過余草堂示以福壽二

弘藝錄卷二十九

卦之義余方訝近無此圖因為校畫見其象數渾

成天然自合良有深意存焉迺知今古人心所同

經綸一致非有二道俟有力者大書深刻於鼇峯

烏石之巔與稷壇禹畫俛美可也弘齋又欲廣前

八字通為八卦余復為訂正似覺冗複漫亦止之

併以識復嘉靖辛卯七月既望晉安林炫書

福

福者復也反復其道謂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福中有禍

禍中有福也字義從示一畫天也二畫地也下為三才

合而為示故應易噬嗑之爻也畱聲也一陽覆於口上

天包乎地之義故為畱又在上一奇一隅不動天地自

然之福也二陰二陽發動交感於下人之求福者也求福者上合天下合地中合人心迺爲有福故受之以福也

福元亨利貞

彖曰福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一人元良萬國乂安

此釋元義

變通之極內外不虛含含弘弘包羅太初

此釋亨義

保合周旋中正順應不側不偏示履有定曰福

此釋利貞之義

象曰三才示合福君子以和平

弘藝錄卷二十九

二

語云和氣致祥又云平爲福此天人之道君子之義也

初九積福吉

三爲奇乾之策也故曰九字有小義故爲積福之象又

正應九四積而至於高大者也傳曰勿以善小而爲

德又曰善必積而後成此積福之所以爲吉也

象曰積福之吉小以至大也

六二有福吝

二爲偶坤之策故曰六二合初爲示迺卦之體字義所

從由也又所居柔順中正上應六五居中得正之君故

直爲有福之象在人臣爲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之時

也然牽於六三不中不正包藏禍心故戒占者不可恃

之以作威作福則必害於而家凶於而國遭爲之吝也
象曰有福之吝威不可恃也
六三福之哉福之哉否有極泰有來

口爲動爻內包陽體外虛內實可以承藉天休者也其
在地爲發生之象在人爲發達之象故極言以贊美之
也又重陰動於一陽之上九四漸近於六五之君故又
爲否極泰來之象之哉者疑而未定之詞夫內外皆動
變通之極循環無端或能轉禍爲福移福爲禍故爻義
再言福之哉以致丁寧之意焉其旨深矣
象曰福之哉內有所承也

九四福履無咎

弘藝錄卷二十九

三

又爲動爻居重陰之上離於內體在人處困而亨之時
也又親近六五之君自此以往皆坦途順境矣故爲福
履之象又九陽德四陰位彼此以和臣體健君質柔上
下以平外示沖虛內存貞固腹心一體固結於中而不
可解是真能履有福之世不害其爲威福者也而何過
咎之有乎求之古人若臯陶之適種德傳說之沃朕心
周公之不驕不吝可以當之

象曰九四之動和平中也

六五德福元吉

六之德弘深博厚五之位崇高極貴以聖人而在天子
之位者也故爲德福之象德者福之本福者德之應也

又六二在下既以同心相應而四上二爻又以剛健相從有君有臣建極歸極斯其時也夫皇極之世大經以正大本以立達道以行化育以顯所謂徧爲爾德比屋可封五福之敷錫人皆享之矣大善而吉何可以限量哉

象曰六五之德以建中也大哉不可以量也
上九元如其來如循如懋如自如
上九有過無承藉之基者也然下應六三尙餘方寸之地以遺子孫又體極正靜天道無言故爲元如其來如之象懋勉也謂勉於爲善也占者惟當循循勉勉聽其自然則多福自至不然皆妄也雖然求福之道大抵如

弘藝錄卷二十九

四

是故以是終焉觀者詳之

象曰元如其來天福也

壽卦

壽

夫壽者受也天之所受不可以倖致不可以苟得不可以強求也故受之以壽壽者天地之極致陰陽之全功其字義始於九九者乾之策也終於百二十者坤之數也故應易乾卦之爻一九在下曰初九加廿九二也復加一九三也又加十九四也二九通卅爲三十益以三十九五也上九九六也由一數至六連用九而合百二十之數焉天之所造也地之所設也而豈聰明智巧強

爲之哉諸爻放此
壽元亨先天弗終後天弗窮安貞吉
壽之爲義易爲久詩爲遐洪範爲福中庸爲天德蓋人
惟有壽而後能享諸福且土可以配天地大可以成化
育久可以俟先聖遠可以建萬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
後天而奉天時者故其占爲元亨而利亦在其中矣然
人情所願欲而不可必得惟君子安靜有常正固自守
和則自然獲壽此所以爲吉也

象曰壽內止而外彊內觀而外忘內豈樂而外吉昌曰壽
以卦德卦體卦才釋卦名義止者厚重不遷也彊者天
運不輟也觀者精神完固也忘者物欲不留也豈謂得

弘藝錄卷二十九

五

於天者裕于己也昌謂光於前者耀於後也皆仁者之
所有也

天地壽而歲興日月壽而運行聖人壽而天下化成壽之
時義大矣哉

極言以贊其壽也

象曰天所培上壽君子以大德受命

乾爲天天之中有土土之下有艸所謂栽者培之也故
爲必得其壽之象餘已見中庸傳

初九安如山

一爻在下艮之義也故有此象物之鎮靜者莫過於山
而高大者亦莫如山積之既久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而

善慶亦由是而鍾也

象曰安如山積久如山也

九二安如阜元吉

阜山之寬平處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者也字義爲升故有此象夫人稟至大至剛之象惟直養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卦體純陽惟二屬陰居中得正漸進於初觀其玩索涵養勿助勿忘是真能享上壽之福者也人而至於上壽則其子孫之繁衍蔭毓之綿延而凡眾善之物諸福之祥莫不畢至夫善而吉無以加於是矣

象曰柔進於上也及其廣大亦莫如阜也

弘藝錄卷二十九

六

九三安如磐石矍鑠哉是翁

三陽位九陽德外剛而內固物莫有踰焉者也故爲磐石之象蓋人之徒老非難而克享諸福爲難故詩歌壽豈書敘寧康爰之矍鑠皆是物也

象曰陽老而固也矍鑠哉不可以強也

九四顏如童閑有家貞厲

九老四少鶴髮而童顏之象也又卦體純陽貴乎有所裨益所謂老夫得其女妻故又爲閑有家之象蓋古者養老之禮行役四方必以婦人本以壯輔其衰然而血氣多有不稱則反爲危道故戒占者正固自守不可放肆斯爲忠愛長老之心也

象曰九四之厲微不可長也

九五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九五壽考康寧以居尊位是真能建用皇極嚮用五福者也非有得於天能如是乎古之人君若舜年百有十歲而德爲聖人尊爲天子文王九十有七歲而父作子述足以當之

象曰天之所受不可以已也

上九或益之以華封之祝晉而三揖之卦始於初至上九而壽之義始成華封之祝所謂多富多壽多男子此臣子之至願頌禱之至情也方今聖壽日增前星將耀於此可以占之矣愚臣竊處海陬不勝

惓惓故以是終焉

弘藝錄卷二十九

七

象曰或益之帝作對也

用九蛻屣無咎終吝

用九者六爻皆變物盡則返陽極陰生之時也故有蛻屣之象此聚散之常理循環之必然而何過咎之有哉又仙家以蛻屣爲解化吝如吝膏之吝蓋壽卦終於百二十過此乃天地之所秘而人不可必得者故凡導氣引年長生不老之說皆妄也吾儒之所不講也

象曰用九蛻屣不可以爲常也

止卦

荆南光澤殿下厥號止菴玉府珍選諸寶備矣而太古

或缺且美而忘規豈士君子所望於王公大人者哉作
止卦或曰亦以文爲戲之類耳

王

坤內
乾外

止序卦止而受之以王王者王也居於一人之下萬人
之上至極而無以加也止所以爲王也

止元亨利磐石之貞不利有攸往以敷錫類於上帝開國
永昌世世其勿忘

卦爻三畫爲陽中一畫六斷爲陰止而不遷不利有攸
往也天包乎地外統乎內磐石之勢也故爲磐石之象
而其占爲以敷錫類也類善也詩所謂祚亂卽卦下之
義也占者有止德則上能藩屏王家而爲大牙之宗下

弘藝錄卷二十九

八

能克昌厥後而爲承家之祖大善而利茂以加矣是謂
元亨利貞也

彖曰止哉一陰止於三陽之中外文明而內貞順動而能
靜剛而能柔上而能下富不驕貴不淫高不抗卑不諂曰
止

以卦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

天地止而化工成日月止而歲運興聖人止而大道行止
之時義大矣哉

極言以贊其止也

象曰天下有土止君子以物有本而事有終

天謂一一之下有土是爲王矣又乾爲三連中六斷爲

坤地道也地卽土也又王者重有土故爲天下有土之象土者厚重不遷萬古如一止義備矣大學傳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君子之止孰有大於此哉
初六其知止其無所於止悔亡
六易貴通變生生無窮故卦爻中分爲三又斷爲六然止義在內微妙莫測必先命名以尊稱之建號以侈大之
眞見其止則止不專於一而有以見夫精義之極故能定靜安慮而悔吝亡矣

象曰知止止之可與幾也無適無莫悔道亡也

六二安汝止厲征小往大來吉亨

二倍於初加以從容玩索是爲安汝止之象而其占爲

弘藝錄卷二十九

九

厲征也厲者夕惕若厲之厲征行也六以陰體二以陰位恐其安於小成狃於近利故戒占者如是也小謂初爻大謂五爻六二居中得正虛心樂道必能黜其見小欲速之心而善與人同矣占者如是則吉而亨也

象曰六二厲征與類行也小往大來終有慶也

爻雖有三義其實一也故爲類行

六三時止時行時邁時征學有緝熙于光明

三以陽剛不專於靜又柔而能進與上九正應故能當行則行當止則止動靜語默各得其宜也邁行也征亦行也重言以贊之也光明者道之顯也道之顯者莫大於文章有文章斯有德行矣

象曰時邁時行柔進而上也是以其道光明也

九四覲止突如其來如威如懼如跛如

象九以陽爻離於內卦王者挺生而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然四本陰位以尊大而居之以謙沖是好善忘勢切於見賢故有覲止之象突如其來正其衣冠也威威嚴也慄恟慄也跛望也儼然人望而畏之也皆得止之驗也

象曰突如其來尙賓也

九五敬止元吉

象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其吉可知而其義則大學傳曰為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

弘藝錄卷二十九

十

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其說備矣

象曰無不敬也物各止其所而王道終矣盛德至善深哉武深謂德之淵微也

上九欽厥止克有終

欽亦敬也九居最上崇高富貴極其至矣然或有怠玩之心則聲色貨利紛紛奪之故戒占者如是能有終也蓋卦以止言道成名立之秋也一篇之終丁寧反覆其意深矣乎

象曰始終一於敬天德也

弘藝錄卷之二十九終

弘藝錄卷之三十三

雜文二

軒轅問答

闕逢闕壅遏也逢萌也東方木氣萌動壅遏未伸故曰闕

逢乙曰旃蒙旃蒙柔弱之貌草木寃曲而出其形旃蒙然

未能剛也丙曰柔兆柔兆胚胎也南方火氣始胎故曰柔

兆丁曰彊圉丁彊壯也圉禦也物大盛壯不可以禦也戊

曰著雍著著也猶曰土著也雍豐茂也戊爲戌之母著著

而豐茂陽之體也巳曰屠維屠宰割也四方曰維卽東方

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巳居中宮以宰割四維曰屠維

庚曰上章史記通作尙尙高章顯也萬物皆成於秋庚承

巳象土之功高顯而章著故曰上章辛曰重光金從革辛

爲頑金須鍊而後成又辛有新義故曰重光壬曰玄黓北

方水氣之色壬爲陽水外視之黓黓然所謂玄冥者也癸

曰昭陽水內明外暗癸爲陰水屬內故曰昭陽此十干之

義也太歲在子曰困敦困敦者混沌也天開於子曰困

敦一陽始生困困敦敦然未可量也丑曰赤奮若赤赫也

奮若發動之意言陽氣赫然而發動也寅曰攝提格攝提

從手皆引達之意格至也陽氣引達而上萬物皆至於生

猶曰振德提擲之云耳卯曰單闕卯象開門之形說文單

闕

闕

闕

弘藝錄卷三十

從門開也闕卽闕逢之闕卯爲木子故曰單闕辰曰執徐物各有所執徐徐然振美也已曰大荒落荒亦大也落成也陽氣畢達萬物落成至大至荒不可勝窮也午曰敦牂敦卽困敦之敦牂爾雅音臧一陰始萌敦然臧伏於下言未盛也未曰協洽協洽者浹洽也陽氣合於陰而將變也申曰涖灘涖寤也灘難去聲也陰氣盛陽氣爲所寤難也酉曰作噩作起也噩嚴肅之貌言陰氣起而嚴肅也戌曰闕茂戌畢也闕掩也言歲功已畢斂華就實也亥曰大淵獻大淵重泉也亥爲陰水獻顯也微陽起接盛陰顯於重淵之下故又曰亥闕也見闕則顯其尤異也此十二支之義也

弘藝錄卷三十

二

冊曰天皇御世厥繼盤古千支闡名艱幽秘阻太史闕文爾雅失詁衍此洪義益彼掌故

軒轅問於廣成子曰敢問天之開何如曰非開而後有天地之闕何如曰非闕而後有地人之生何如曰非生而後有人然則未開未闕未生之先何如曰天未開之初非謂與地相連屬而不分也譬如今陰霾雲霧之時而然日月無所照星辰無所麗幾於長夜而已子一元之會也至是而混沌開闢四時日月錯行代明故曰天開於子地未闕之先非謂若桑田滄海三變而後成也譬如今斥鹵沮洳之處而然高原無所別下隰無所分胥於陷溺而已丑水土之會也至是而不重不洩廣厚之體段全具故曰地闕

於丑人未生之前非謂寂無一物俱俟氣化而生也生生雖有若蚩走蠢動之物而然聖愚無所辨物則無所分同於血肉而已寅三才之會也至是而聖人者出撫世立極之道以著故曰人生於寅然則人消物盡之說奈何曰人消物盡亦非待戌會而閉亥會而消也天地豈有復閉之日亦無重開之理譬如今天道不清五行舛錯陰陽乖繆則天閉矣地道不寧山崩川竭洪水猛獸則地闕矣人道不正是非顛倒邪正混淆則人絕矣所謂循環無端者正欲爲人君者上明天之道下察地之理中建人之紀則天道既閉而復開地道既闕而復闢人道既絕而復生反覆相因乃三才之道位育之義也

弘藝錄卷三十

三

冊曰維彼洪荒厥究靡臧智者鑿空愚者泥常百世之道因革之章維理之定維義之嚮軒轅問於廣成子曰敢問天之度何如曰天無度人以度度之而候其運故曰度也曰然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外果無分毫增益乎曰天之大初不止是天無外凡可以容一毛一息者皆天也而其運行之所起與其所止之處卻有這些數目譬如海水之大四外無端就其中截流竟過只有許多里數曰然則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之說奈何曰天體如輪之倚非如蓋之覆其空缺處皆所謂傾也大抵地之勢東南下西北高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自然天傾西北也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自然地不滿

東南也

冊曰貞明不虧貞觀不歆怒不可觸補不可禪左旋右旋一致二歧凝神息聽以遏支離

軒轅問于廣成子曰敢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兄弟各一萬八千歲信有之乎曰否天皇者卽天開於子子之會一萬八百歲地皇者卽地闢于丑丑之會一萬八百歲人皇者卽人生於寅寅之會一萬八百歲自寅會至午會星一度又該四萬五千六百此天地真元會合自然之數也且天地未闢烏有人名號未立烏有皇族姓未分烏有氏結繩未就烏有歲哉然則兄弟各十二頭奈何子俛而不答有聞廣成子喟然而嘆曰嗟乎何其頭之多乎夫三皇

弘藝錄卷三十

四

者我未之前聞也而世間述之天皇地皇人皇上古未之稱也而好事者稱之頭而復頭奚翅十二頭乎於是軒轅肅然斂息竦焉而退

冊曰遷始五帝貞述三皇太昊作古炎帝龔芳云胡鑿者私智益張屋已架屋牀復疊牀達者之嘆昧者之坊

按史記託始五帝而弗及三皇蓋本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太史公自稱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其旨未有失也小司馬補其缺略三皇已備矣而四明陳氏世編又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則是三皇之上復有三皇

其謬甚矣

他日又問曰盤古女媧之王天下也有之乎曰未也夫盤古太極未判盤固不可解也故又曰渾敦氏渾敦者蒙昧未昭晰之謂也而可以孳孳求之乎女媧者爾汝通稱健順不可明也故又曰女希氏女希者子虛烏有之類也而可以彰彰信之乎又有循蜚紀因提記禪通記疏仡紀要皆不可盡信也然則有巢燧人二氏厥有明徵亦不可盡信乎大抵畫地結繩之俗得其真未可以爲據信其有未可以爲常矧世次先後可一一指詳耶信有之其道騷矣屑矣不宜以鴻龐渾噩者言之也

田曰索隱存疑孚于秦議梁武亂真諸儒譎異少微

弘藝錄卷三十

五

殉古感于外記彼畫蛇者胡能自遂迅掃糠粃以彰大智

按索隱以女媧列于三皇蓋遷記已有皇帝其繆猶可言也梁武更以燧人而列舜于四代其繆不可言也至秦博士妄議天皇地皇人皇以誤後世而五峯雙湖諸人祖之始于盤古氏及皇王大紀復以有巢燧人二氏繼人皇之後劉氏外記因之至少微節要並取盤古等六氏列于前復以伏羲等八人記於後總十四氏之中不知孰爲三皇孰爲五帝耶要之三皇五帝之名號當以通志古史爲正

軒轅又問曰然則余之不可盡信亦多矣夫所貴於皇極

之世者以主不虛王臣不虛貴而爭鬪之不作也何神農
世衰諸侯遂相侵伐乎余本黃衣玄收垂旒而天下治其
兵師安營干戈安習蚩尤安戮榆罔安攻亦未見三戰而
得志四征而寧居也余本肇建倫隆道德之本收舉相
之功使民不習僞官不懷私則有之矣何爲以無爲宗與
時俯仰乎余本襲有帝號操禮樂之柄擅制作之權使人
無天枉物無疵厲則有之矣何爲餌方引年騎龍上升乎
廣成子奮然作色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帝將與天地作訓
日月作明萬世作則而顧囂囂辨訟耶夫造言之與好事
雖有公私之不同要之誣者自殃縛者改常孰知萬世之
下無微弗彰乎軒轅氏於是乃黜其智去其聰盡付於不

知而託於顛蒙

弘藝錄卷三十

六

冊曰聖維有本道始無參錐刀畫一墳典指南匪謀
匪詐且老且仙帝者之訟儒者之捐

按古史通志正三皇之失善矣但恨不能痛革反又
取列子寓言方技託詞增列于篇此何等事所以來
軒轅之間也然則當奈何愚意尙書古史記也其記
三皇當如堯典粵若稽古皇帝軒轅氏方爲得體間
欲一刪之恐又增後人辨訟故不敢爾聊以俟後之

君子

又曰敢問潮汐之說何如於是廣成子蹶然而起喟然而
嘆曰甚矣帝之善問也甚矣帝之善問也天涵氣氣者水

也夫天廣矣夫矣其一陰一陽運動交感誰得而測識之
吾觀庶幾可以測者其維潮汐乎何也天高地下灑蕩渺
茫然而氣機相乘氤氳周密無頃刻之可離呼吸之間斷
人惟渺焉蔽于其中指天爲動而不見其動畫地爲靜而
不見其靜其實一動一靜不離晝夜故天與地方交而接
也則氣至而爲潮旣感而退也則氣返而爲汐屈伸往來
進退消長循環無端誠使天地一息之有間則朝夕一時
有或差已帝不觀諸日月乎其晦朔弦望一大天地也水
之盈虛消息一依晦朔弦望者亦一大天地也非離於天
地而獨依乎日月也其秋氣盛而長者天地之斂實也冬
氣涸而縮者天地之閉塞也其分東西南北者天地之游
氣也若乃一浙之候一方之殊不足以觀天地則亦不足
以言也

弘藝錄卷三十

七

冊曰逝者如斯明晦曷離騰非鵬澡躍豈鼇支氤氳
氤氳萬化攸厓溟漠之索咫尺之迷

弘藝錄卷之三十一

仁和邵經邦弘齋撰

疏

上武宗皇帝疏

浙江仁和縣舉人監生臣邵經邦上言臣伏自去秋八月以來道路傳聞聖駕遊幸大同等處流言藉藉凡天下臣民無少長貴賤大小莫不惶怖及今正月內聞駕已回郊祀成禮則莫不驚喜繼遭慈聖太皇太后喪陛下親發詔旨天下臣民哀臨如喪考妣此見陛下仁孝之至感于人心者如此乃者又聞聖駕復出則向者惶怖之心益深臣下愚極賤常深思遠慮天下之患自此始不可救也敢昧

弘藝錄卷三十一

一

死以聞唯陛下垂覽焉伏讀皇祖之訓有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以及守成之賢君能之又曰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之憂爲心則永受天之眷顧大哉王言其所謂憂之一字古帝王相傳之心法聖子神孫世守之家法愚臣無知竊有以仰窺皇祖之意矣蓋以人之有心萬事之根本天下之權與其體虛靈不昧其用神妙不測其爲物也運動而不息則理明焉欲清焉事成焉而憂之一念乃其運動不息之第一幾也人心憂則生不憂則死憂則存不憂則亡孟軻之言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也朱熹之言曰憂勤惕勵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臣愚亦常謂士庶人而不憂則

失其業卿大夫而不憂則失其職而況于人主乎人主代天以理物者也以其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也天無心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而人主者憂其憂也天雖不與聖人同其憂然觀其日月之運行寒暑之代謝陰陽之屈伸風霆雨露霜雪雲霧之變化亦何嘗塊然于其上哉君人者當兢兢畏懼以天之心爲己必天之憂爲己憂然後聖慮日澄聖功日勤聖心日以一聖敬日以躋聖德日以廣聖學日以明聖躬日以寧聖位日以固聖化日以行而聖壽日以臻矣凡此皆憂之一念有以啟之也不然者則心志蕩矣而不可制靡矣而不可約惑矣而不可辨泰矣而不可節雜矣而不可一惰矣而不可勤

弘藝錄卷三十一

二

惰則耽于安樂而佚遊之事興雜則功利競進而尚武之心熾泰則以危爲安而思患豫防之念微惑則以亂爲治而宵衣旰食之志衰靡則用財無節而忘身殖貨之患生蕩則出入無常而流連荒亡之行作凡此皆一念之不憂有以致之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堯舜兢兢業業一日萬幾禹則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湯則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武王自夙而夜罔或攸寧之數聖人豈其好勞惡逸之情與今殊哉當其時天時未有正也水土未有平也五穀未有播也五教未有敷也七政有未齊也百揆有未敘也天有未應也人有未順也雖欲不憂不可得矣至于夏之太康商之履癸周之幽

厲或以逸豫亡國或以沉湎喪邦之數君者又豈其好逸惡勞之性甚于人哉當其時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不見所可憂而乃安意肆志于上將何所不至哉盤遊不已至于沉湎沉湎不已至于裂繪裂繪不已至于舉火舉火不已至于炮烙剝剔亂日甚而日深禍愈慘而愈速臣故曰憂之一念帝王傳心之要法而愚闇之君昏庸之主或忽之此所以切切爲陛下陳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之定天下也無尺土寸兵之藉無斗粟片甲之儲南擒有諒東討士誠北定幽燕西平巴蜀崎嶇數載克成大業其所以得之者難也肆我太宗文皇帝之安天下也以全燕之勝爲根本之圖三邊犬牙以控制于外重關設險

弘藝錄卷三十一

三

以豫防于內非僅謹意外之虞實以嚴邊陲之界限也詩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今我明之天下太祖以神武定之太宗以英武安之仁宗英宗以顯德光耀之憲祖孝考以至仁篤厚之至于陛下以鼎盛之年撫盈成之運遠宗二帝三王之道近守一祖五宗之業而且加之以天縱英明之資剛斷有爲不溺于崇高富貴之樂不安手後宮聲色之娛不惑于方士怪誕之說不耽于祥瑞天書之事臣雖未得瞻望聖聰每以此意知陛下可以守成可以致治可以稱聖而德被當時可以配天而澤垂後世然而踐祚以來甫有三年其所作爲乃大不協于人之望者何也臣愚妄臆億度而有以知其然矣陛下當全

盛極治之時重熙累洽之運普天王土率土王臣而天下非所憂也中外懷德遐邇歸心而四郊非所憂也子孫千億穆穆皇皇而藩國非所憂也大臣奉法小臣守廉而臣庶非所憂也以至禮掌于宗伯樂司于太常征伐執于司馬而禮樂征伐非所憂也財出于帑藏賦供于任土兵甲藏于武庫而賦財甲兵非所憂也陛下高拱無爲坐享泮奭優游之福旣已至矣而廣廈之中細旃之上師保在前勸誦在後其心必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行而莫予止也而寬閒之野寂寞之濱可以抒情而暢懷可以放心而肆志可以上下馳騁可以會聚射獵故今南遊海子北出居庸西向大同頻出數入無時休息自以爲適已之意明已

弘藝錄卷三十一

四

之樂也臣竊以爲天下大器也天子守此器者也九廟神靈之所負託兩宮母后之所仰賴億兆生民之所依歸萬年社稷之所係屬九重至重萬幾至繁不可一日而虛其位者也太陽而離其光則蒼生何由仰照天子而虛其位則天下何所瞻依陛下曾不之思乎至于冬至元旦大朝受賀使闔廷公卿大夫鞠躬而朝虛位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是豈太平願見之事哉古之王者或巡狩或征伐不得已而出也則命太子以攝君位命大臣以監其國命特牲以告于廟清道而後行蹕警而後出鸞旗在前旂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百官扈朝夕太史書行幸今陛下挾一二親狎之臣冒蚤夜潛行

之禁其命監攝與告廟與臣不得而知也其出警與入蹕與五十里與三十里與臣亦不得而知也且陛下輕萬乘之尊不以爲安樂出萬一危險之途以爲娛日不停于叱咤手不厭于弓矢心不忘乎擊伐身不離乎騎乘朝則觸霜露晝則被風塵夜則設燎燭萬一頓撼顛躓雖悔何及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縱使自輕其奈宗廟朝廷何臣之所以痛心切齒欲借上方之劍以爲逢君者戮也臣嘗歷觀往古人君其好遊畋而瀕危亡者比比而是太康畋有洛十旬弗返而有窮篡穆王乘八駿樂而忘返而周道衰武帝微行而海內耗成帝數出而王氏尊是以古之人臣愛其君者未有不此之慮者也

弘藝錄卷三十一

五

益之戒舜曰罔遊罔淫于樂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伊尹訓太甲曰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周公告成王曰無淫于逸于遊于田至如相如之諫王吉之疏則曰吳越起輦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又曰以柔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隆也凡此豈非陛下今日之殷鑒乎况我英宗皇帝之事尤所當懲者也以今也先火殺之強西番哈密之亂而陛下視爲泛常縱令萬全無失而異日子孫效之國史書之曰遊畋自陛下始豈非無窮之禍哉昔賈誼有言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實無以異陛下自以爲無憂臣竊以爲甚有可憂何者今之綱紀日以隳

矣陛下何不憂而振之四奪日以窺矣陛下何不憂而攘之禮弊于興居之失節陛下何不憂而復之樂壞于人心之澆漓陛下何不憂而正之藩國之王睥睨者形矣陛下何不憂其將發親信之臣悖逆者見矣陛下何不憂其將踵政出于私門而賞罰予奪之柄陛下何不憂其將擅財空于內府而掘地日陷之虞陛下何不憂其將深賦盡于錙銖而割肉自啗之害陛下何不憂其將致兵習于內廷而不戢自焚之禍陛下何不憂其將及凡此皆危亡之本可立見者也詩云心之憂矣其誰知之蓋亦勿思今陛下非不明也非不仁也非不勇也特未措思耳誠思之不暇自逸而自無不憂矣臣嘗聞董仲舒之言曰國家將有失

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今天于陛下不可謂不譴告不警懼矣自去歲以來水患滔天秋不告成積雪隆冬春不結實而日又食于仲夏之首此實陽虛陰實陛下虛位之咎也宜乘此時正宸極之位早朝晏罷宵衣旰食存太甲怨艾之心鑒武帝輪臺之悔體上天仁愛之意求帝王遷義之法急下詔曰朕生于豐亨之時習于逸樂之故不知遺大投艱輒乃盤樂怠傲乃昌平等處祖宗陵寢在焉朕時不忘特命駕出孝思已將不敢畱處回鑾之後中外大小臣僚益恭厥職以稱朕維新之意然後正逢迎之罪斥親狎之臣歸馬太僕之廄收兵府庫之中鷹犬縱於山林弓矢頒于宿衛

由是深思天下之大計建立天下之根本大臣之可用者進之不可以其堅請而遂棄之也其不可用者退之不可以其貪戀而遂留之也攬獨斷之權而左右近臣不得移奮勵精之政而百司庶府無所滯捐不急之務作敢言之氣治道在此爲之則是矣然而今未必然者臣又有以知陛下非不能爲也亦非不肯爲也特一二親信之臣有所不欲焉耳且陛下寧不知仇士良教其徒者乎曰天子不可令聞常宜有以娛之神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若彼見前代興亡心懼則吾輩疎斥矣嗚呼此萬代亂亡之源不可不鑒者今日得無有此輩乎萬一有之安可墮其術中耶臣草茅賤人當世之事不敢旁求遠引獨舉所習聞

弘藝錄卷三十一

七

於先朝者爲陛下言之未明更衣先皇之視朝也而今嗚鞭之聲聞于日夕晨起駕車先皇之往郊也而今大駕之興多于晡時其隆大臣也起王恕用彭韶以從天下之望而僥倖無功者罷黜之矣今何以有非毫髮之親而冒爲義子無尺寸之功而濫受封侯者乎其抑異教也斥繼曉屏李孜省以破天下之惑而法王佛子斥遠之矣今何以有活佛之取而騷動天下烏思藏之往而煽惑人心乎遇會試而前夕致禱何至有大臣之市恩當廷試而正襟臨軒何至有傳臚于日昃先帝不貴金玉而今之鎮守有十萬之獻先帝不爲戲褻而今之西內有店肆之張先帝日習書翰墨染御衣陛下日親鞭箠塵泥宸體先帝誠積於

已敬孚于人陛下援枹于宮聲聞於外是豈故違耳目之
所逮輕忽身心之遠圖而踵此亂亡之弊乎臣固知一二
親信之臣欲竊用事之權不使知其所憂惟欲安其所樂
而爲此百千之事以愚惑聖聰也陛下其明之已乎明之
則宗社生靈之福不明則目前且夕之禍明之猶可措于
安不明則不可救於危臣願陛下思之古者亂亡之國其
禍必有所由夏商周之亡也以寵嬖秦之亡也以暴虐漢
之亡也以外戚以黨錮唐之亡也以藩鎮以宦官其他或
以清談或以遊宴或以佛老或以權大臣所以亡者非一
而所以致亡則同也今天下有治安之名而無治安之實
有亂亡之勢而無亂亡之形誠不可不深思其由也然則

弘藝錄卷三十一

八

欲知亂亡之由而救今日之弊豈可以他求哉惟在陛下
憂之而已誠一憂之上敬天下勤民反在已前日之所爲
法先帝已行之故事終日乾乾不遑暇食使羣小近臣雖
欲以此術日售於前而無所投其覺此臣之所大願也雖
然臣之所大願尤不止此也夫王者之所以長保富貴而
天下可傳於無窮者以有嗣續之賢故也華封之祝堯曰
多男子周詩之稱文王曰百斯男天子上承天地祖宗之
統下開子孫萬世之傳是以一娶十二女而有六宮三夫
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所以廣嗣續之源溥
施化之澤也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男女匡衡曰匹配之際
生民之始萬化之原也天子之于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

月陰之與陽相合而後成者也今陛下崇安靜之心希進御之寵臣固知豫養壽命之源也蓋亦思祖宗以來百五十年歷傳八聖而無所容其覬覦動搖者其故何與乃者頻年以來國本未建閭閻之下雖傳聞誕聖有期而前星未耀臣願陛下深求夫婦之本益廣嗣續之道進御宮廷之內畱心箴箴之祥他日麟趾振振螽斯蟄蟄以衍億萬年無疆之祚豈不休哉凡所言至愚非敢歷詆袞闕離間親信擅議宮廷以自取萬死也亦非敢謂舉世不言臣獨言以竊一時之名也獨念荷國家作養之恩有日矣今幸託太學諸生之末雖圖報之私未稱而犬馬之心常存昔張齊賢以布衣條當世之事藝祖畱之以相太宗范仲淹

弘藝錄卷三十一

九

以秀才懷天下之憂君子稱之爲分內事臣非二子之儔也出位之誅寧有道哉但方今天下多事之秋當廣開進言之路蘇軾之告神宗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今臣匹夫之言耳雖不敢望視如泰山而亦不可輕于鴻毛使趙光奇不稱訴于地下則臣幸甚天下幸甚

本職日食建言疏

刑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臣邵經邦謹奏爲觀天變察人心瀝血誠以進忠告光大禮以永終譽事臣浙江仁和人由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陞員外郎嘉靖五年七月內丁母憂守制服闋本年六月復除今職臣自到任以

來每圖披瀝血誠進忠盡益適觀大學士張璠致仕回籍
伏聽勅諭至朕不敢私之言臣感激泣下涕不能支仰而
嘆曰此真堯舜之主三代以下非所冀也及罪臣陸燾等
以非本心之忠夫不日出位曰躁妄而曰非本心之忠臣
又知陛下延攬盡下必欲人人瀝誠進忠三代以下之主
寧有是乎今燾等遣矣璠亦還矣臣復何言但思臣以璠
誼則同年親則鄉里今雖尊卑懸絕昔之交契未嘗不厚
臣故自謂之出位可也謂之躁妄可也謂非本心之忠則
不可也何也蓋燾等當言之時人各自負陛下量同天地
明並日月但聽其言必顯其身今相繼遣罰夫復何望第
孰維之昔秦茅焦諫於死者二十七人之後尙能悟主矧

弘藝錄卷三十一

十

聖明在上臣可懼死而不爲盡其說乎竊嘗繼讀勅諭有
曰議禮有功曰助朕明倫臣反覆思之夫昔之政在禮今
之禮在政何爲昔之政在禮蓋昔父子之倫未正徽號之
稱未立陛下因心之孝維日皇皇視親爲重天下爲輕誠
如孔子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也何爲今之禮在
政蓋禮可守也亦可變也禮可成也亦可毀也陛下必欲
此禮傳之萬世聖子神孫世守而不失其可不察於人心
以定眾志乎夫議禮與臨政不同禮因於人情所見不一
故或排眾論任獨見若夫朝廷之政苟非開誠心布公道
集眾思廣忠益不可一日行也今以陛下之明聖君臨天
下已八年於茲矣一草木昆蟲盡服光化之下况戴天履

地而爲人有不革心傾向抒忠定議者哉是惟在陛下公
任之而已今觀陛下之意似謂舉朝之間惟議禮諸臣迺
可信任臣以爲殆不如是也天下愚夫愚婦至多皆易惑
難曉窺見聖意所向如此一內閣員缺雖閩蜀之下亦曰
此必是某人一吏部員缺又曰此必是某人至得邸報果
然人遂信之而不疑今又聞璉甫令回籍遽又召用以此
傳之天下後世將謂陛下私此數臣也私此數臣是私其
所議之禮也私其所議之禮則不得謂之開誠心布公道
集眾思廣忠益也如是而能使大禮傳之萬世而不變諸
臣善始令終而不危得乎陛下曷不上觀天道也頃者熒
惑失次明星晝見日食於孟冬之首正應詩小雅十月之

弘藝錄卷三十一

七

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先儒以爲正陽之月古
尤忌之又曰純陽而食陰壯之甚也又曰所以然者則以
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夫變不虛生陛下將謂此或誣
及善類所致故奪桂林之獄伸朋黨之論譬之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試取詩傳詳觀十月一詩專咎小人皇父臣以
爲猶今之調和變理者爾昔丙吉爲相牛喘而尙問曾是
天變而不求其咎耶蓋臣陰道也君陽道也陰盛至於侵
陽變莫有夫於是矣故漢制日食策免三公是璉所當自
處也而可不知乎陛下禮祀精誠未嘗少間凡風雲雷雨
山川之神必親祀之誠哉祭神如神在矣而蝗蟲水旱相
仍於中國雨暘失節百姓怨苦正人心不和於內故萬物

不和於野也陛下誠察于天命人心之隱深維聰再相之由果爲議禮有功乎果爲助朕明倫乎大小諸臣所以皆束手隱忍緘默不言者果何故乎臣誠不忍主勢日孤於上公道日淆於下萬一變出不測而後歸罪諸臣難矣臣自蒙恩入仕今已九載年三十九歲尙無子嗣不敢自愛其身意者天下萬世重於一身也伏願陛下乾斷於上別求海內碩德重望之輔不必更生猜疑豈無精白承休之輩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罷斥首相明告以盛滿止足之義俾議禮諸臣公心省悟君臣之間善始令終故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義正如此人心豈有不定天道豈有不順俾億萬年之後廟號世宗聖子神

弘藝錄卷三十一

三

孫百世而不遷則世廟孝享允宜世世而不遷矣益以廣慈壽兩宮之孝而開穆皇千億之傳豈不偉歟失此不務顧乃曲爲恩體不知恩愈隆則責愈備任愈久則禍愈深殷鑒不遠此臣所以甘心萬死欲效茅焦之伏鑕也夫人臣莫重於君臣覆載之誼亦莫厚於同年鄉曲之情臣自蹈越等犯分以獻本心之忠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自陳情乞恩疏

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臣邵經邦謹奏爲陳情乞恩移贈以光泉壤分俸以沽異數事伏視本年四月詔書內開一兩京文武官員七品以上未闕誥敕者若父母見在先與誥敕封之又開一內外官員有父母在家願告分俸助養

者准令原籍支領欽此欽遵臣原籍浙江杭州府仁和縣家本寒微故祖邵琮粗知學問訓父邵鑑爲邑廩庠生三十餘年應舉八次始臣生甫二歲故祖親自撫養至五歲身自教督十一歲隨父習讀經書今幸叨蒙聖恩授以今官榮膺賜命臣圖維報稱莫罄涓涯何敢復於分外妄有希冀嘗聞古人云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顧臣與臣之家何敢當此竊念臣祖始教臣父次教臣與臣弟經濟祖孫三世匪獨劬勞鞠育之德實兼師友成就之功卽其所望于臣父者猶臣父所望於臣者也今臣旣荷天恩高厚榮及臣父而臣父究不獲一第以榮臣祖豈惟故祖九原不能瞑目雖臣父身被恩寵其心終未悅豫也

弘藝錄卷三十一

三

臣思禮以義起恩以類推卽今加恩詔旨此禮以義起者又如生母因嫡母在不許受封則已妻亦不得封此恩以類推者也則臣豈得愬然於臣之祖哉伏望皇上大溥推恩之旨懋昭義起之文特勅該部將臣與妻李氏勅封停止移贈臣故祖邵琮祖母周氏并將臣應得俸糧自嘉靖四年爲始每年前二季共米六石分回原籍支用以佐高堂贍養臣尙無子息僮僕稀少雖得半俸亦足自給如此則生者悅豫于光化之下而亡者瞑目於九原之中矣臣不勝待恩之至

弘齋先生外集目錄有承休獻替稿五卷皆封事也緣未付剞劂散逸已久按年譜嘉靖改元之年先生甫釋

褐有敬陳八事第一疏一曰定業二曰審計三曰盡下
四曰聚民五曰遠嫌六曰蓄威七曰核實八曰杜險又
有中興保治十慮第二疏曰治蠱者慮不終繩亂者慮
太急矯枉者慮過正進銳者慮退速明察者慮苛細英
斷者慮剛愎獨任者慮偏聽察遠者慮忘實功成者慮
滿盈多切中世宗時弊及官水部以議減泰和伯治第
費忤上意詔逮郎中葉寬員外郎翟璘獄先生以已實
與議有自劾遺漏乞恩代罪一疏世宗爲之霽威獄亦
尋解惜乎諸稿皆不傳茲卷僅存三疏然生平忠孝大
節已概見於此康熙乙丑中秋後三日四世孫遠平敬
識

弘藝錄卷三十一

前日... 三目四世孫... 其... 實... 治... 蠱... 亂... 繩... 英... 斷... 滿... 費... 與... 尋... 節... 識

弘藝錄卷之三十一終

弘藝錄卷之三十二

出然曰成是節曰平蓋將薰於仁和邵經邦弘齋撰

自傳至自誌銘生七七歌建言復爵始末

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子演其義曰弘擴而大之也

周子又曰擴之配天地當時聖門高弟惟曾氏子獨得其

傳復吃緊示學者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由是

而兩程夫子自十五六慨然以道自任一自十七八上

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斷然以王道爲心嘗言爲士

者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惟綴輯

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余姓邵氏名經邦字仲德號弘齋

浙杭仁和人學者稱爲弘毅先生自幼遇督學廬陵歐陽

公以戴大賓相期弱冠補邑諸生與鄉彥江暉相友善期

以異日立朝必務可大可久之規不爲脂韋委靡之行時

已潛蓄惟日孳孳死而後已之心矣正德丙子春西蜀劉

公校士列余文優等命作鄉賢莫章大略云出學者一時

之事易返學者百年之事難人知出學之易而又思所以

返學之難則必交脩而不敢懈公再三賞嘆決以終身不

苟是年秋試中選明歲春闈不第卽往南雍奮思納交天

下士始至海鹽徐生澹安方生卽以氏名錄序爲請閱之

瞿然曰如是而已乎蓋深歎作聖之無階而惟利名之趨

尚而已也時聞大駕遊幸大同諸處遂上萬言書阻於當

道

道

弘藝錄卷三十二

事不報庚辰禮部中式寓館京師恭伺廷試明年今上龍
飛九五懽慶雀躍方祇迎未至渴欲効竭愚忠上敬陳八
事第一疏皆切於先朝之累患急於當今之要務適會百
度維新賓召故老舉行舊政天下跂足鼓舞想望太平愚
退而思維竊恐銳始易慮終難凡愚所慮正方今可慮而
皆不爲之慮者又作中興保治十慮第二疏上之久之授
工部主事會大婚禮成皇親陳萬言本一介儒生驟封泰
和伯欲效先朝張皇親故事賜第西華門其地乃武宗宸
遊所踐矧白虎方隅當安靜不宜興作且邀費六十萬金
猝難措辦奉委面議其事語殊不合因激上怒將營繕司
郎中葉寬員外郎程璘拿問余思前事已實倡議具疏自

弘藝錄卷三十二

二

劾遺漏乞恩代罪奏入得旨從寬止奪俸一月蓋其時張
桂未至聖心如天之仁若此而葉程之獄亦尋解矣明年
差往荆南榷稅竊念錢糧經手一官獨司出納上焉部堂
隔遠中焉撫按各別下焉覺察不備可以指爲肥家之地
起謗之端誣諸人而易信受諸己而難明因奏三事一乞
照舊差同風憲禁革奸弊二乞添設經收官吏已惟督理
三乞置立勘合文簿循環往來三者備而天下無難處之
事矣至則依倣三者察拿積年奸惡張本高彭振秀等行
移荊州府鈐蓋流水印簿二扇差委官吏經收每月彙報
至今各廠關部頒循環印簿實起於此錢糧既有細數縱
欲自私不可得矣因乘江山之助究心學業公事閒暇哀

集所著弘藝錄大書門屏云門外大江流推戶不知天地
老卷中真味永自公常與聖賢親又以厥事延漫無紀人
得意爲輕重欲傳久遠非誌不可乃爲權署存籍以遺後
人抽分有誌亦自茲始焉少時方習舉業思惟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聖人各舉所重
而言非謂父子一於親君臣一於義而已也後以日食建
言忤張桂繫詔獄中追憶夏侯黃霸故事未能朝聞夕死
年方強仕而自阻行道濟時之路晝輟食息夜捐寢止深
念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人於天地間爲萬事萬物之主
而萬事萬物根柢於日用人倫乃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六經語孟所素聞者歸而尋繹諸史併棄所業詩文
而從事焉凡二十五彙統列五常於其上而分屬五倫於
其下大要惟取切近身心綱維世道非爲一家之說實發
千古所未發明百聖所未明也叅稽十五年稿經四五易
書成顏曰弘道錄其二十一史遍閱數過恨其繁亂至唐
宋五代遼金未有統一不揣愚陋竊比於宋鄭樵氏謂之
弘簡錄卽通志之別名也亦更十五年而成第以刪除蕪
穢轉移補益述而不作非敢冒自用自專之譏今成二百
五十四卷較之五史目錄纔一分耳而上下七百餘年一
人一物有增無減校閱幾百通非係重複并所未安者未
嘗擅削片言隻字輕棄寸善咫惡間或世系之無考事跡
之已湮不得已而闕之使人快然一覽則緡閱之功少而

過目之益多矣向若不經此番考據則唐書新舊混淆宋遼金鹵莽錯亂終當束之高閣徒爲蠹蝕淵藪而已書旣成名曰三弘集三書已畢益反而求諸六經語孟當此理學昌明之時不能大正於諸子百家尙俾煩辭臆說得以惑亂當代耳目將何以取信天下萬世哉姑述其所最大起自伏羲畫卦爲萬代斯文之祖自後神農黃帝堯舜繼作以及三代萬事萬物皆由乎此旣而尼聖之門集其大成如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天地所以高深鬼神所以幽遠四時日月所以錯行代明舉不離乎是初名道學統宗凡以補諸書所未及而正史記通志之失也幸而天假之年耳目聰明不改遂再取兩漢三國并晉暨南北朝一十五史一并芟除繁冗訂正修明以先儒鄭氏有作於前愚小子不敢擅專因名曰學史會同別錄其實又弘簡之別名也與前項三書總名曰三弘集從此開天闢地直抵前元其於史學自謂一覽無遺矣至於道統之源流陰陽之奧渺莫大於易復取而尋討之聖人所作刑書以垂天下萬世又在春秋更取而詳究之其中義理咸有一得之愚今所著易象春秋直解庶幾經學之萬一耳自此而神力竭矣凡余理學讓宋儒詩學讓唐人至於論史頗有獨出之見讀者不可以爲易而忽之也奈何舉世爭趨勢利門生故舊旣無一人相知徒爲古人作傳千百而反吝區區一已傳乎以生旣無爵死又無諡所列皆尋常實事故無文

采倘遇後世作者採輯一二以備草莽之數雖九淵重泉
曷勝感哉

論曰孔子止言弘而曾子兼言毅蓋弘者規模遠大事業
高廣而毅者堅忍不息勉強有爲雖在聖賢一息尙存此
志不容少懈良有以也試以今世觀之任者學者可以指
數乎然而仕者一蹶而止其能獨立不懼遁世無悶矯矯
而不變者果何人哉學者一得而止其能自少至壯自壯
至老孳孳而不倦者又何人哉世徒病其迂憊至死不改
嗚呼不如是則弘何由致毅何由得哉

弘齋先生自誌銘

古人墓誌之作蓋慮千百年陵谷變遷或耕或耨或樵或

弘藝錄卷三十二

五

牧棺槨可朽而石不與之俱朽世代可移而銘不與之俱
移必得誌中所載知其某代某人或有官或無官或有子
孫與無子孫慨然興嗟相與掩覆蓋藏不致遺棄暴露湮
沒而蹴踏也後世如有官者其輝耀不足言矣無官者而
或誇大之有德者其顯揚益無論矣無德者而或矜詡之
反託於作者以取重非託於作者取重也凡以作者其人
可重其言必可重不至於溢美過情以要虛譽而已也而
孝子慈孫因或重厥祖父往往稱家有無以爲丐文之具
雖千百萬鎰何足較哉唐宋以來固已然矣設有如是之
人或可諂諛一時千百世可以諂諛乎哉或可掩飾什伯
人耳目至千萬人可以掩飾乎哉若貧無所厚遺而相知

相契得其精神心術之眇末氣槩形容之近似亦足以慰死者之心人將信之無疑至於相知者既稀矣徒欲強人所不知以爲知雖有高官大爵何足取信所遺者既寡矣徒假繁辭曲說以求逞雖韓柳歐蘇何能得焉嗚呼此余所以痛心疾首不憚諄切爲子孫告後世告也余姓邵氏名經邦字仲德浙杭仁和人別號弘齋其上世康節裔孫紹興間自蜀徙浙世遠莫考高祖諱德純曾祖諱信祖諱琮號守恆俱不仕無贈考諱鑑號大峰初封工部都水司主事後以次子貴再封營繕司員外郎母楊氏初封安人再贈宜人首孕生余守恆公年六十伯良器公良用公俱無子甚以爲憂甫離襁褓卽取以自鞠由能食能言動止

弘藝錄卷三十二

六

必矩以正稍長授以蒙訓早暮躬督無苟且放縱之患十三受經於大峰公一字一義皆經指授漸能潛思默想凡授以題卽取題中精義而闡發之置帖括於度外時大峰公教授門弟子眾竊謂獨私其子余笑而受之父歸潛語謂能工時藝必取功名如拾芥守恆公喜楊宜人亦喜而余之私志獨猶若未然爰迅意古文制作兼好古什始得白文杜詩晝夜吟玩竊念家鄉風俗僅專心制舉業乃徒步走山陰講學於張公立之因得以教仲弟經濟年二十六甫一舉罔敢一日暇逸次年不第如例赴南雍時貧無資膳以教授卒業二十九歷事掛選畢歸室罄然賴兩歲所得脩脯赴公車明年中式值駕南巡候廷對家無織毫

寄助寓居邸舍枯槁如禪衲晝誦夜思專探藝學尙未有得會今上龍飛賜進士出身以無援不得預館選傳聞當道言未能學古者選入教養其已能者當在所後輒輟然而笑是年秋適喪子計無以致迎養因齋赦存問餘姚謝公遷得便道歸省還授添注工部主事專管木料廊賞賜不意每事卽見忌於人尋差往湖廣荊州抽分時內有陳皇親名萬言欲窺釁隙外有何大巡名鉞留太守名志淑居鄉識熟遂由陸路馳赴荆不敢間道歸謁恐妄生物議也黽勉在任強制其心適遇分巡楊副使其人剛正領蓋相得若親平生益加惕厲事竣言於巡按王御史出格劾薦故事添注考滿例轉兵刑二部今以薦量加優擢得陞

弘藝錄卷三十二

七

本司員外郎自入仕途一不見知當路間一二知者乃行事麤跡其細微底蘊胡能概見蓋予之初心恆欲爲斯世斯民肩弘任鉅使上之有益朝廷下之有益名教然非此官所得爲者其他意所不能言惟是迂遠自賢而已毋憂起復循資始轉刑部廣東司員外郎愚不自量遽離譴戍三十年於茲已其始則孳孳勤苦幸叨一第繼因二甲資格授一部曹以合速化者觀之奚啻霄壤至神通莫測者尤非所論也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所最愛者冀天下之人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嘗自嘆曰性賦於天命受於父母如是則能飽餐飲食否則食不下咽何能爲乎蓋生平性堅執不能黨附命金木相守仁義分明善於處世

者外和內剛余惟不善外剛內和然實自信不私覘人微過不口稱人隱惡不曲聽人聳計不傳道人誑語至於天理人倫無敢輕忽祖喪幾六十載忌日悲哀涕泗橫集殆如新喪父遭白眼百計求護若赴水火及旣荷恩封刻意承顏臨終棺衾無憾祭日嘔吐隕血母不克終養計聞哀號崩墮幾斃者屢獨任置塚營葬不敢自云廬墓惟屏處墓旁僧寺負土築室鑿石鱗砌一松楸咸手自植之家值中衰佐母幹蠱母流淚曰胡獨戚爾一人余掩泣曰男本居長何敢辭出身後獨理家事欲合手足同爨仲不謂然移居日庭中紫荆樹忽枯其半喪後竟枯死不獨古爲然也旣而仲弟登進士權倍於常賀客填閭咸出已資以費

弘藝錄卷三十二

八

長伯暨姆李幼叨撫育分祿以養歿時適奉命荆南不獲棺斂急歸葬之二姆傳病貧無藥膳歿無周身之具皆備資以充長妹歸趙早寡迎歸同甥贍養姪虞生謝婚王氏儀未備卽撤席間銀注金盞與之封妻李氏生四子皆天側劉氏生子三長康生次穆生季顛生側李氏生子卅生側鄭氏生子洛生自信一生梗直表裏應真無一不可對人言者家業起於勤儉嘗一冠廿載一衣三十年損半生口體之奉以刊弘簡錄學史會同錄卒用千金教諸子以義方諸女稱家遣嫁不爲世俗浮侈尤惡請託干謁以取貨賄及豪奪僧產霸佔口業非分之獲尋常寸步不入公門不飾廚饌以膏口腹不匿怨尤以交朋友余所硜硜

自述者如此倘天假之年得更有所著述以垂不朽或萬一聖恩賜環不卽死戎伍便當按年補綴毋庸改創也銘曰巧宦易顛余惟拙綿四十戍邊七十未蠲彼云巧者過隙如馬勢穹位崇總膏原野三弘集成誓開聲鳴朝聞夕歸如羽之輕孰穢孰清孰苗孰莠孰遲孰疾孰應孰否千載之間不墜如山可以廉頑可以破慳年未滿百人未可逆前途有進誰爲止畫預作斯銘達者是聽匪謂非情奕世永貞

七七歌

附

先生當易簣時神思安閒自以獲罪君父蓋棺戍所赦

銘旌弗書官階止稱弘毅先生不受弔賻禁絕世俗浮

弘藝錄卷三十二

九

屠事第自製七七招魂詞每七令子孫持帛招之其詞

曰

吁嗟先生爾魂初升爾魄初降縹渺幽微莫知定向爾生

有家爾室有詩關雎鵲巢鹿鳴清廟朝歌暮弦春誦秋詠

胡不早來歸於其舊魂兮來歸歸於其舊

吁嗟先生爾魄旣降爾魂旣升幽微縹渺莫知定情爾生

有廬爾廬有書古文今文殷盤周誥晝誦暮讀其音浩浩

胡不早來樂聞大道魂兮來歸樂聞大道

吁嗟先生爾魂不來招之下起逝魄莫收些音莫止爾出

由戶爾歸有禮由唐暨虞夏商周孔其言噩噩其制總總

胡不早來言觀新統魂兮歸來言觀新統

吁嗟先生爾云莫知爾歸孔樂言念平生門不啟鑰勢利
不聞權倖不啻由琴點瑟何人效學陋巷忘憂曲肱獨樂
胡不早來新恩方渥魂兮歸來新恩方渥右四歌
吁嗟先生三十九春鑄鐵爲助受金之精全性之真人言
孔多議論莫適靜以伺之一歸於易有消有長有凶有吉
老豈有厭孳孳不息胡不早來韋編可惜魂兮歸來韋編
可惜右五歌

吁嗟先生我聞周衰西狩獲麟春秋有作孔泣斯文皇明
昌運億萬無垠麟罕出見鳳起無聞天下太平四海同春
杖履百年樂哉斯民胡不早來以享餘禋右六歌

吁嗟先生東方不可往兮海有巨鱗吸汝之精兮西方不

弘藝錄卷三十二

十

可往兮山有猛獸噬汝之形兮南方不可往兮炎暑酷毒
耗汝之生兮北方不可往兮陰山雪積凍汝之膚兮歸有
至親招汝之魂兮胡不早來以慰其心兮魂兮歸來大慰
一家之心兮右七歌

可辭建言復爵始末

孝豈有報德不意時不早來章四世孫遠平敬述

高大父弘齋公與永嘉相張璉同年同鄉雅相識熟及璉
以議禮驟貴得妨用公弗是也嘉靖三年大禮議起時公
適以工部權關荊州聞撼門之舉斥逐杖戍至二百餘人
爲憤懣不怡者累日居常扼腕歎息或至泣下尋以內艱
歸服除當赴補時璉首相勢燄可畏公自揣入朝必得禍

臨發遲遲者久之郡縣敦迫不得已就道陸見改刑部廣東司員外郎時嘉靖八年六月蓋未幾而陸粲之獄起矣先是璉與桂萼妬寵言事忿激不相下至爲惡語交鬪上前楊公一清因乘間諷給事中孫應奎陸粲王準共劾璉萼顯忤不法上怒甚八月十五日早朝殿班畢仍留百官奉天門宣敕暴璉萼罪狀大略謂璉萼本因議禮信用付以大任不料招權納賄徇私立黨負國負君近以言官屢劾朕不敢私論法當寘刑典特從寬貸璉令還家創悟以資後用萼奪散官致仕餘黨分別區處宣讀至此舉朝權呼額手以爲堯舜復出公獨私語進士許繹微曰主上剛斷固應如此然事必有漸未有一旦翻然頓異如此者矧

引藝錄卷三十二

十一

今內閣無一人當意雖暫去決然後悔悔則復召禍又不可勝言矣許領之不數日早朝見諸老色動許率公衣耳語曰昨言驗矣蓋是時璉行已至天津霍韜私計議大禮者吾輩三四人耳璉去行且及我乃急疏楊一清罪列二十四事上之上覽疏遽手敕追璉萼還復入內閣勒一清致仕又有旨逮問陸粲王準等責以非本心之忠祇欲誣陷善類相繼譴謫去旬日間國是大變舉朝爲之緘口公吞嗟憤惋如不欲生會禮部言十月朔日當日食公乃閉門謝客焚香肅衣冠具草觀天變察人心瀝血誠以進忠告光大禮以永終譽一疏疏稿全載前卷於九月三十日詣闕上之次日璉卽具揭帖指爲譏毀君上以是觸上怒十月初

五日奉旨邵經邦所奏謂朕有私議禮諸臣朕惟父子之倫乃萬世綱常諸臣贊議朕自裁決今大禮已定大典已頒未見有異議者邵經邦這厮乃敢肆爲妄言謂禮可守可變可成可毀煽惑人心動搖國是且自比茅焦之諫其視朕爲何如主哉譏毀君上好生無禮錦衣衛挈送鎮撫司著實打著追問明白來說不許回護時掌鎮撫獄者陸湓公庭訊備受拷掠神色不撓具言聰挾私罔上顯恣不法狀湓矍然曰舉朝皆知之我亦豈有不知但旨意卻不然故訊牘止云出位狂妄送都察院治罪十八日獄上聰益怒旣且不測且并怒湓不能鍛鍊也十九日晡時獄吏與同禁陳郎中王員外韓御史微言三先生俱無大事獨

弘藝錄卷三十二

三

邵公不可知公時病創甚臥白板上呼獄吏語曰我命在天更不須多言徒亂人意家人竊聞之有涕泣者公笑曰我有直臣之名人有殺直臣之名奸臣之奴不哭汝反哭耶是夜夢紅日瞳瞳如車輪照入獄戶窗櫺間霽然開朗夢中大呼火發蹶然而覺比曉譚傳乾清宮東七所災人謂公精誠所感云上旣以災故意不能無稍動至二十二日有旨邵經邦妄毀典禮肆言譏訕難照常例發落不必擬罪送兵部定發邊衛充軍遂謫戍福建鎮海衛初公受拷時杖至五卽暈絕若有青衣人持被覆之者遂昏然不知痛楚又傳聞獄吏謀斃公以濕灰囊掩公口鼻夜聞有人排闥呼云去去明日曩委地公竟無恙蓋忠義之人鬼

神所護理或然也十五年冬皇太子生議赦大禮夫獄諸臣刑部尙書唐公龍列名以請以旨楊慎王元正劉楫豐熙邵經邦不准赦公自是遂以戍籍老矣公方建言得罪時年僅三十九在戍所三十餘年以疾終壽七十五公歿後二年隆慶改元會大父棊菴公以諸生伏闕上疏訟父冤棊菴公諱康生公長子也疏略曰臣伏覩先帝遺詔內一欵凡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卹錄及皇上御極新詔申頒遵舉盛典擢用諫臣褒崇忠節生死蒙恩海宇臣民懽忻踴躍切念臣父邵經邦由進士歷陞刑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當嘉靖八年日食之變建言論大學士張孚敬不當召還且因議禮進用不宜寵任太過忤旨下臣

弘藝錄卷三十二

三

父錦衣衛獄用刑拷問禍在不測值乾清宮災傳奉特旨送兵部定發福建鎮海衛充軍至十五年十月皇太子生大赦又奉特旨臣父與楊慎豐熙等五名俱不准宥編歷行伍經今三十七年羈危瘴海戍守邊烽暇則潛心經史著有弘道弘簡學史會同三錄冀復進呈勉圖報効不幸四十四年卒於戍所今幸聖治維新遵行先帝遺命凡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已膺召用歿者議有卹典開具三等條載甚明奏下之日傳佈中外惟獨臣父姓名不與後經吏禮二部屢疏題覆而臣父姓名仍不開載豈以臣父謫戍年久客死遐方事遠人亡聲湮名沒若不籲天申雪是使中天日月獨遺照於覆盆下土忠魂竟歛恨於衰草痛心

吮血情何以堪及查得翰林院學士豐熙修撰楊慎先因建言得罪充軍與臣父事屬一體後經大赦與臣父俱不准宥跡亦相同今豐熙已復原職贈光祿寺少卿而臣父尙在罪中情實可憫伏乞皇上察臣之哀惻憐父之愚忠敕查臣父充軍緣由果係建言得罪與豐熙楊慎事跡相同敢望特賜贈官以旌遺直以慰幽魂則典禮合而隱微必彰激勸明而忠義益奮矣事下部議吏部主事陳有年具稿有云忠告萬言凜乎猶有生氣孤魂千里傷哉竟殞窮荒蓋紀實也會禮科奏請凡建言得罪諸臣必查居鄉行誼方與卹典於是御史臺檄行撫按撫按檄下郡縣學校核實列居上等裴菴公匍匐奔走遂踰二年及賈文再

弘藝錄卷三十二

古

赴京師適新鄭當國疏請停止建言諸臣恩例部議遂寢萬厯改元公復詣闕抗疏再訟父冤略曰竊惟朝廷於建言之臣而每隆以優卹之典者帝王厚下之仁於優卹之中而又別其有罪無罪賢與不肖者帝王慎典之義仁義兼盡斯效忠者得荷兼容而不賢者不至於濫及唐虞三代之盛治皆由此痛念臣父經邦於嘉靖八年爲因天變建言論張孚敬不宜召用奉旨下獄廷杖充軍後十五年大赦與楊慎豐熙俱不准宥荷蒙世宗皇帝遺詔穆宗先帝特典先後開載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卹錄臣於隆慶元年九月具奏蒙准正在題覆間續該禮科奏請核取鄉評分爲三等止等贈官二等復職三等不列臣奉

勘回籍該浙江巡撫衙門勘父建言緣由居鄉公議列爲
上等咨覆到部奈臣往返數千里查歷十餘衙門中途復
冒犯霜雪沈溺波濤幸得不死驚感心疾今始獲痊齎咨
進投及覩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具題大獄唐樞大禮王
俊民一槩贈廕以爲濫觴奉旨欲加甄別乃知先帝始焉
弘天地之德無不兼容繼焉擴日月之明不容濫及正仁
義兼濟非槩以建言爲得罪盡行停革也如臣父有罪無
罪臣不敢言但已蒙先年准行矣是先帝優卹之仁所矜
也臣父賢與不賢臣不敢言但已經撫按公舉矣是先帝
甄別之公所錄也今止以行查致稽題覆是臣自負天地
之仁也自外日月之照也何敢畏死不再仰瀆天聽哉况

弘藝錄卷三十二

五

王俊民論大禮無卷可查臣父歷經兵刑二部覆明在案
唐樞論大獄亦僅爲地方事豈若臣父忠於聖明受杖遠
戍尤爲可憫若論建言卹典則列聖相承恩詔具在即今
皇上御極新恩聖母徽號大典一時罪廢諸臣皆獲卹召
雖人有存亡時有先後而臣父一念報主之忠豈有二哉
且臣所奉撫按勘文實隆慶二年行查未完之案非今六
年五月以後方始冒陳者也臣復查唐樞雖不陞擢已蒙
復職王俊民雖不補廕已蒙贈官臣父昔日披瀝忠誠同
於楊愼豐熙而今猶墜戍伍顧唐樞王俊民之不若焉此
臣所以痛心吮血不得不哀懇于君父之前也伏望皇上
體先帝加惠建言之盛心廣今日首錄言官之大德查照

元年事例特賜贈官以旌遺直以慰幽魂疏入得報可弘
齋公始復原官蓋萬厯元年正月也嗚呼臣忠子孝大節
一門固已垂之史書詳之家乘矣顧史傳僅載大略而譜
系又一家之私言不能行遠會重刻弘藝錄成遠不揣謏
陋輒掎摭始末附於集後令後之知人論世者有考云

弘藝錄卷三十二

六

07156

